

#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 著



## 前 言

欧·亨利（1862—1910）是美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真名叫做威廉·锡特奈·波特。他一生的经历非常丰富，从十五岁起就在一家药房工作，后来由家乡北卡罗莱纳州去到得克萨斯州，在那儿做过牧童、药剂师、录事、办事员、绘图员和银行会计员。在银行工作期间，他被控盗用公款，为了避免受审，离乡背井到中美洲和南美洲流浪了一个时期。但是，后来因为妻子病重，他冒险回到家里，终于被关进监狱，囚禁了四年。

贫困的岁月，流浪的生活，监狱的禁闭，以及与多种多样的人物的接触，给了作家以丰富的创作材料。他一生共写了二百七十多个短篇和一个长篇。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不同阶级、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地位的典型人物。但是，他最同情的和他描写得最多的，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小市民，有

时，也描写强盗和流浪汉。

欧·亨利的作品以风趣幽默见长，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偶然因素，常常给予故事一个意外的结局。虽然他的小说有一些是纯粹消遣性的，但在他的最优秀的作品里，却充满现实主义的风格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现实生活。

“麦琪的礼物”这十个短篇，选自作者的“四百万”“剪亮的灯盏”和“西部的心”等三个短篇集。

編 者

## 目 次

|                |     |
|----------------|-----|
| 麦琪的礼物.....     | 1   |
| 警察和赞美诗.....    | 12  |
| 没有完的故事.....    | 24  |
| 忙碌經紀人的浪漫史..... | 37  |
| 动摇.....        | 44  |
| 两位感恩节的紳士.....  | 53  |
| “有罪的当事人”.....  | 63  |
| 最后的藤叶.....     | 75  |
| 刎頸之交.....      | 87  |
| 索里多牧場的卫生学..... | 101 |

## 麦琪的礼物

一块八毛七分錢。全在这兒了。其中六毛錢还是銅子鑊起来的。这些銅子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鋪、菜販和肉店老板那兒死乞白賴地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沒有明說，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嗇，当时脸都臊得紅了起来。德拉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錢。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号哭之外，显然沒有旁的办法。德拉就那样做了。那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認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微笑所組成的，而抽噎占了大部分。

这个家庭的主妇漸漸从第一阶段退到第二阶段，这时候讓我們抽空兒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連家具的公寓，房租每礼拜八块錢。虽不能說是絕對难以形容，其实跟貧民窟也相差无几了。

下面甬道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鈕，非得神仙下凡才能把鈴敲响。那里还貼着一张名片，上面是“杰姆斯·狄林汉·楊先生”几个字。

“狄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每礼拜掙三十块钱得法的时候，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間的。現在进款縮减到二十块钱，“狄林汉”几个字看起来有些模糊，仿佛它們正在郑重考虑，是不是縮成一个質朴而謙逊的“狄”为妙。但是每逢杰姆斯·狄林汉·楊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間的时候，杰姆斯·狄林汉·楊太太——就是剛才已經向各位介紹过的德拉——总是管他叫做“杰姆”，总是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很好的。

德拉哭了之后，在臉頰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子跟前，呆瞅着外面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色的猫正在灰色篱笆上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錢来給杰姆买一件礼物。好几个月来，她能节省的都节省了，可是結果只有这点。一礼拜二十块的进款是不經用的。支出总比她預算的多。总是这样的。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錢来給杰姆买

礼物。她的杰姆。为了买一件好东西送给他，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给杰姆持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呀。

房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壁镜。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象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错的概念。德拉全靠身材纤细，才精通了那种技艺。

她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是她的脸在二十秒钟之内失色了。她迅速地把头发解开，让它披散下来。

且说，杰姆斯·狄林汉·杨夫妇有两样东西是特别引以为豪的。一样是杰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希巴皇后<sup>①</sup>住在气窗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晾干，使那位皇后的珠宝和饰物相形见绌。如果

---

① 希巴皇后(Queen of Sheba)：希巴古国在阿拉伯西南，即今之也门，希巴皇后以美貌著称。

所罗門王<sup>①</sup>做了看門人，把他所有的財富都堆在地下室里，杰姆每次經過那兒时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讓所罗門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

这当兒，德拉的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象一股褐色的小瀑布，起伏閃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給她鋪成了一件衣服。她又神經質地赶快把头发梳好。她躊躇了一会兒，靜靜地站着，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紅地毯上。

她穿上褐色的旧外套，戴上褐色的旧帽子。她眼睛里还留着晶瑩的泪光，裙子一摆，就飄然走出房門，下楼跑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住了，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經營各种头发用品。”德拉跑上一楼，一面喘着气，一面定下神来。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肤色白得过分，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和“莎弗朗妮”<sup>②</sup>这个名字不大相称。

“你要买我的头发嗎？”德拉問道。

---

① 所罗門王 (King Solomon, 紀元前 1033—975)，以色列国王，以聪明和豪富著称。

“我买头发，”夫人說。“脫掉帽子，讓我看頭發的模樣。”

那股褐色的小瀑布瀉了下來。

“二十塊錢，”夫人用熟練的手法抓起頭髮說。

“趕快把錢給我，”德拉說。

喔，此後的兩個鐘頭仿佛長了玫瑰色翅膀似的飛掠了過去。諸位不必理會這種雜湊的比喻。總之，德拉正為了杰姆的禮物在店鋪里搜索。

德拉終於把它找到了。它准是專為杰姆，不為別人製造的。她把所有的店鋪都攪翻了，各家都沒有象那樣的東西。那是一條白金表鏈，式樣簡單朴素，只以貨色來宣示它的價值，不憑什麼醒眼的裝潢——一切好東西都應該是這樣的。它甚至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到就認為非給杰姆買下不可。它簡直象他的為人。文靜而有價值——這句話拿來形容表鏈和杰姆本人都恰到好處。店里以二十一塊錢

- 
- ② 莎弗朗妮(Sofronia)，意大利詩人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1595)以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為題材的史詩“耶路撒冷的解救”中的人物，她為了挽救耶路撒冷全城基督徒，承認了未犯的罪行，成為舍己救人的典型。

的价格卖给了她，她剩下八毛七分錢匆匆地赶回家去。杰姆有了那条鏈子，在任何場合都可以毫无顧慮地看看鐘点了。那只表虽然华貴，可是因为只用一根旧皮带来代替表鏈，他有时候只是偷偷地瞥一眼。

德拉回家以后，她的陶醉有一小部分給审慎和理智所代替了。她拿出卷发鉄鉗，点起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慨慷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終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們——簡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不出四十分鐘，她头上布滿了紧貼着的小发髻，变得活象一个逃課的小学生。她对着鏡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

“如果杰姆看了一眼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她自言自語地說，“他会說我象是康奈島游戏場里的卖唱姑娘。我有什么办法呢？——唉！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錢，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七点鐘，咖啡已經煮好了，煎鍋也放在爐子后面热着，随时可以炸肉排。

杰姆从沒有晚回来过。德拉把表鏈对折了握在

手里，在他进来必经的门口的桌子角上坐下来。接着，她听到楼下梯级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的脸白了一忽儿。她有一个习惯，往往为了日常最简单的事情默祷几句，现在她悄声说：“求求上帝，让他认为我还是美丽的。”

門打开了，杰姆走进来，随手把門关上。他很瘦削，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只有二十二岁——就负起了家庭的担子！他需要一件新大衣，手套也没有。

杰姆在門内站住，象一条猎狗嗅到鹌鹑时似的纹风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德拉，所含的神情是她不能理解的，这使她大为惊慌。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带着那种奇怪的神情凝视着她。

德拉挪动身子从桌上跳了下来，走近他身边。

“杰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看。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过不了圣诞节。头发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在意吧，是不是？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啦。说句‘恭贺圣诞’吧！杰姆，让我们快快乐乐。我给你买

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的好东西，你怎么也猜不到的。”

“你把头发剪掉了嗎？”杰姆吃力地問道，仿佛他絞尽脑汁之后，还没有把那个显而易見的事实弄明白似的。

“非但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說。“不管怎样，你还是一样地喜欢我嗎？虽然沒有了头发，我还是我，可不是嗎？”

杰姆好奇地向房里四下张望。

“你說你的头发沒有了嗎？”他帶着近乎白痴般的神情問道。

“你不用找啦，”德拉說。“我告訴你，已經卖了——卖了，沒有了。今天是聖誕前夜，亲爱的。好好地对待我，我剪掉头发为的是你呀。我的头发可能数的清，”她突然非常溫柔的接下去說，“但是我对你的爱情誰也数不清。我把肉排烧上好嗎，杰姆？”

杰姆好象忽然从恍惚中醒过来。他把德拉摟在怀里。为了不要冒昧，讓我們花十秒鐘工夫瞧瞧另一方面无关紧要的东西吧。每礼拜八块錢的房租，或者每年一百万块錢的房租——那有什么区别呢？

一位数学家或是一位滑稽家可能給你不正确的答复。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是其中沒有那件东西。这句晦涩的話，下文将有說明。

杰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把它扔在桌上。

“別对我有什么誤会，德兒，”他說，“不管是剪发、修脸、洗头，我对我的姑娘的爱慕是决不会减低的。但是当你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你先前为什么叫我愣住了。”

白皙的手指敏捷地撕开了繩索的包皮紙。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呼喊，紧接着，哎呀！突然轉变成女性神經質的眼泪和号哭，立刻需要公寓的主人公用尽方法来安慰她。

因为摆在眼前的是那套插在头发上的梳子——全套的发梳，两鬓用的，后面用的，应有尽有；那是百老汇路一个櫥窗里的、德拉渴望了好久的东西。純

- 
- 麦琪(Magi)，指基督初生时来送礼物的三賢人，又說是东方的三王：茂尔契埃(Melchior光明之王)，贈送黄金表示尊貴；加斯巴(Gaspar 洁白者)，贈送乳香代表神聖；巴尔塞石(Balthazar)，贈送没药預示基督日后遭受迫害而死。

玳瑁做的、边上鑲着珠宝的美丽的发梳——配那已經失去的美发，顏色恰恰合适。她知道这套发梳是很貴重的，她心向神往了好久，但从来没有存过占有它的希望。現在居然为她所有了，可是用来裝飾那一向向往的裝飾品的头发却沒有了。

但她还是把这套发梳攥在怀里不放，隔了好久，她才能抬起迷蒙的泪眼，含笑对杰姆說：“我的头发长得多快呀，杰姆！”

接着，德拉象一只給火燙着的小猫似的跳了起来，叫道：“喔！喔！”

杰姆还没有看到他的美丽的礼物呢。她热切地伸出攤开的手掌递給他。那无知无觉的貴金屬仿佛閃閃反映着她的快活和热誠的神情。

“漂亮嗎，杰姆？我走遍了全市才找到的。現在你每天要把表看上百来遍了。把你的表給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杰姆并没有照着她的話做，却倒在榻上，双手枕着头，笑了起来。

“德兒，”他說，“讓我們把聖誕节的礼物擱在一边，暂时保存起来。它們实在太好啦，現在用了未免

可惜。我是卖掉了金表，换了钱去买你的发梳的。现在请你炸肉排吧。”

那三位麦琪，諸位知道，全是有智慧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們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馬槽里的圣子耶穌。他們首創了圣诞节饋贈礼物的风俗。他們既然有智慧，他們的礼物无疑也是聰明的，可能还附帶一种碰上收到同样的东西时可以交換的權利。我的拙笔在这里告訴了諸位一个沒有曲折、不足为奇的故事；那两个住在一間公寓里的笨孩子，极不聰明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們一家最寶貴的东西。但是讓我对目前一般聰明人說一句最后的話，在所有饋贈礼物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聰明的。在一切授受礼物的人当中，象他們这样的人也是最聰明的。無論在什么地方，他們都是最聰明的。他們就是麦琪。

## 警察和贊美詩

苏貝躺在麦迪逊廣場里的长凳上，輾轉反側。当夜晚雁群引吭高鳴，当沒有海豹皮大衣的女人對她們的丈夫亲热起来，或者当苏貝躺在廣場里的长凳上輾轉反側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冬季已經逼近了。

一片枯叶飄落到苏貝的膝头。那是杰克·佛洛斯脫<sup>①</sup>的名片。杰克对于麦迪逊廣場的老房客倒是体贴入微的，每年要來之前，总是預先通知。他在十字街頭把他的名片交給“北风”——“幕天席地別墅”的門房——这样露天的居民就可以有所准备了。

苏貝体会到，为了应付即将来临的严冬，由他來組織一个单人財務委員會的时候已經到了。因此，他在长凳上轉側不安。

苏貝对于冬令蟄居方面並沒有什么奢望。他根本沒有想到地中海的游弋，或者南方催人欲眠的天

① 杰克·佛洛斯脫(Jack Frost)，英文中“寒霜”的拟人稱。

气，更沒有想到維苏威海湾<sup>①</sup>的游泳。他衷心企求的只是到島上<sup>②</sup>去住三个月。三个月不愁食宿，既能摆脱玻瑞阿斯<sup>③</sup>和巡警的干扰，又有意气相投的朋友共处，在苏貝的心目中，再沒有比这更美滿的事了。

多年来，好客的勃萊克卫尔監獄成了他的冬季寓所。正如那些比他幸运得多的紐約人每冬买了車票到棕櫚磯和丽維雅拉去消寒一样<sup>④</sup>，苏貝也为他一年一度去島上的事情作了最低限度的准备。现在是时候了。昨晚，他在那古老的广场里，睡在噴水泉旁边的长凳上，用了三份星期日的厚报纸，鋪在衣服里、遮着脚踝和膝盖，还是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这使苏貝及时而深切地想起了島上的生活。他瞧不起那些以慈悲为名替地方上的寄食者所准备的布施。

---

① 維苏威海湾 (Vesuvian Bay):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西的海湾，气候温和。

② 指紐約和布魯克林之間海峽中的勃萊克卫尔島，上有監獄、瘋人院等。

③ 玻瑞阿斯 (Boreas): 希腊神話中北风之神。

④ 棕櫚磯 (Palm Beach) 和丽維雅拉 (Riviera) 均系美国南部城市，气候温和。